



喀喇昆仑乔戈里峰 (海拔8611米)



巴音布鲁克



喀纳斯双湖景观

然而，最惊险的一幕，要数在途经迦雪布鲁姆冰川时的遭遇。当时，驼队正要通过山体与冰崖形成的一个狭隘出口，驼队不论进出，都需趟过淹没骆驼肚皮的冰河，河的西岸就是迦雪布鲁姆冰川末端陡峭的百丈冰崖。驼工师傅先是面向河对岸的冰崖用两手圈住嘴巴大声喊叫，以此来试探冰崖的强度，观察了一会儿后就开始过河。谁知不到五分钟，就接连传来巨大的响声，当下让郝沛觉得仿佛大地都在颤动，一股寒冷雾气沿着河道扑面而来，“我们每个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惊，西岸冰体崩塌仍在继续，几千吨倒塌的冰块瞬间把河道封堵住，我真为眼前的一幕后悔，如果再晚几分钟过河，可能整个驼队全部葬送在崩塌的冰块下。”虽然，如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但这也让郝沛打心里佩服这些昆仑驼工在极限地区生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这一路上，除了忍受饥饿和强烈的高原紫外线辐射外，驼队还经历了暴风雪的洗礼，对于郝沛这样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在体能上经历着巨大的考验。郝沛说，途中自己一直在感冒，从离开苦鲁勒村那天算起，自己也记不清吃了多少药，算起来，可能把几十年的药量在这几天全部用完了。

所幸，所有的磨砺都是为了迎接这一时刻——2008年4月20日，下午4点48分。郝沛至今还精确地记得这一时刻，这是他两泪潸潸地用颤抖的右手为乔戈里峰按下的第一声快门的时刻。“我为了这声快门等了整整二十年。当按下时候，我觉得这声快门在我的摄影生涯中是最有分量的。对我来说，摄影中最美的瞬间往往不是某种景色，而是关乎你的理想和追求。”郝沛终于完成了魂牵梦萦几十年的梦想，于是他奢侈地花了将近五个小时，用掉了38卷胶卷，在面对乔戈里峰及周边冰川景观在不同光线变化下拍了近二百张照片，“这可能是我摄影生涯中使用胶卷最奢侈的一次，又为新疆生态资源摄影填补一项空白而感到自豪”。

绵延千年的胜地，美的终究是人情味

在结束了喀喇昆仑乔戈里峰和克勒青河上游迦雪布鲁姆冰川的拍摄后，郝沛笑说，自己当时想着“就算给我十万块钱我都不会再来喀喇昆仑受这个苦了”，但在他回家整理拍摄的照片时，却看到了一张让他思绪万千的照片，再次改变了他对摄影的理解。

郝沛将这张照片命名为“昆仑别情”，也是他认为迄今为止最能触动自己的照片。然而这张照片并不是费尽千辛万苦拍摄到的乔戈里峰，而恰恰是一张质朴的人物摄影。照片拍的是一个年轻的柯尔克孜族少妇，她是驼工师傅托乎纳扎提的妻子，当天她带着两个孩子一早来到驼队集合处，为丈夫送行。郝沛说，自己在拍的时候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看到少妇在抹眼泪还以为是因为风沙入眼，就随手按下了快门。直到托乎纳扎提走过来深深地亲了少妇的两个孩子，郝沛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一家人。所以，当他回过头来看这张照片时，想起这一幕颇为感慨：“对于少妇来说，丈夫的每一次出行可能就是一次生离死别。”

也正是这张照片，让郝沛突然意识到，自己光顾着给喀喇昆仑拍摄美照，却忽视了一个重大题材——在喀喇昆仑山上，还有这么一支昆仑驼帮，他们是从“丝绸之路”延续下来的活化石。

于是，郝沛又想起了在拍摄乔戈里峰时，帮着背送摄影器材的丹尼尔和阿米尔；细心关照他在高海拔下不要激动、保存好体力的阿尤甫。他们总是因为汉语发音不标准而把郝沛叫成了“黑老板”，因为语言不通总是比手划脚地艰难沟通着，也会因为在渡过险境后吃上一顿郝沛做的手抓饭而啧啧称赞……哪怕路上的环境再恶劣，有淳朴又聪明的驼工师傅们在旁护送，郝沛总是能踏踏实实地进行拍摄工作。

“这些柯尔克孜族人住在海拔3600多米之高的村落里，几乎不生长任何农作物，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是那么质朴而又温暖。”此后，郝沛又接连三次进山，他的镜头里不再只有壮美风光，而是更多地来关注昆仑驼帮这个群体，并且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百态。郝沛也渐渐将自己的拍摄主题从风光地貌摄影慢慢转型



昆仑驼帮

为人文摄影。

四次喀喇昆仑之行，大部分的时间郝沛都是在驼背上度过的。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郝沛也感受到了驼工们与骆驼们之间的特殊情感。

每当一天的行程结束，驼工们总是不顾自己，而是先迅速解开每峰骆驼身上捆绑物资的绳索，卸下驼包，把所有骆驼拉到避风处，一人守着骆驼防止骆驼卧下，另外两名驼工则立即拾柴点火烧水为骆驼烫制玉米面团。每峰骆驼只能享用三个面团，是驼工对骆驼一天艰苦跋涉的奖赏。驼工们把面团逐个送到骆驼的嘴里，才定下心来为自己搭建帐篷，简单吃点食物，披上棉衣，再点上篝火守在骆驼旁长达四小时之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骆驼卧下。原来，骆驼经过一天艰难的行走，如果马上卧下，会造成腿部肌肉萎缩。因此，骆驼必须站足三小时后，才能自由觅草。

驼工们非常珍爱骆驼，在路上捡到馕饼，也是一块块分给郝沛和骆驼吃，自己却一口没吃。还有一次在渡河时，领头的大骆驼任凭驼工吾曼勒怎样抽打，就是不领驼队过河，气得吾曼勒不小心用缰绳抽在这峰骆驼的眼睛上，这才过了河。吾曼勒虽然没说什么，其实内心非常心疼，傍晚，他就用溶化的盐水为这峰骆驼做眼睛消炎治疗，而且每天还多给它增加三个面团作为过失的补偿。

“我们这些从二十来岁就拿着相机的人，足迹留在新疆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热土上，我们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为了置换摄影器材和购买胶卷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边缘，自己都搞不清这图的什么。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对于名利越看越淡，我希望的是通过镜头来展现当下百姓的生活，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从中获得的满足感远远超出了名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郝沛说，自己在摄影理念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摄影绝不是按快门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你的镜头向社会传递更多关于环境资源和人类生存资源的信息。虽然，如今已年过六十岁，郝沛依然还在为此而奔忙着，去发掘这条“丝绸之路”上更多鲜为人知的风貌与人情。●



托木尔冰川